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海派文化个『小』

文／程乃珊

勿晓得从啥辰光开始,“上海”前头总归拨人家加了一个“大”字,“大上海”长,“大上海”短。其实,上海闲话里头有交关“小”字头,比方讲“小洋房”、“小花园”、“小悠悠”……还有“搓搓小麻将”、“潮潮【mi】小老酒”、“小乐惠”、“小弄弄”……假使讲,依拿掰点“小”仅仅理解为物理意义上个体积个大小,掰说明依个上海闲话还勿够灵光。再打个比方,“小悠悠”除脱应理解为除了体积浪个大小外,更加有一种小巧玲珑、精致适宜个意思拉当中。

上海闲话“螺蛳壳里做道场”,活脱活个点出了上海人善用空间搭物质资源个本事。上海人形容出手大方个为人处世为“海派”或者“世海”。同样个,一个“小”字,也现出海派跟世海个魅力。北方有句俚语:包子个口味搭包子个褶纹多少既没关系。偏偏上海南翔小笼包,就是规定每只包子只能有十八个褶子,多一折或者少一折就是勿正宗个南翔小笼包。可见,上海人对一个“小”字也一点勿马虎。上海开埠近170年,传奇辈出。勿少传奇起步就拉一个“小”字。比如著名个国际饭店,因为地基占地面积老小,却要造一幢远东第一摩天楼,交关设计师忒勿敢接掰只生活,但郭达克就拉拉这块迷你个土地上创造了“远东第一高楼”个奇迹;还有著名个天厨味精厂,1923年是从南市个一幢两开间石库门里向诞生个;此外,陪了阿拉几代上海人个老字号品牌,像414毛巾、白象牌电池、奶油花生牛轧糖啥啥,侬是从弄堂小厂出来,名扬全国。

上海人海派,勿管大生意小生意,一样认认真真做。信勿信由依,上海有家百年老字号腌腊店“北万有全”,火腿一两就可以起售。按行规,一两火腿要切成薄薄个廿八片,选个绝对考验师傅个刀功,然后拿火腿片像鱼鳞一样整齐个铺排拉油纸浪,包好后再老当心个套拉牛皮纸袋袋里,双手恭敬个递拨客人。伙计绝勿会因为依只买一两火腿而对依翻白眼。

上海闲话里个“小”,里向有着大道理。倒勿是真个数量个大小,而是一种大大个警示,大上海五光十色个引诱老大,生活指数高,稍微勿当心,破产、坐牢监个事体老有可能发生,难板放松放松是可以个,不过凡事勿好过分,点到为止:三五知己朋友小老酒潺潺是可以个,不过吃得酒水糊涂,酒后驾车就讨厌了;同样个,买彩票搓麻将,小弄弄寻点小刺激是可以个,千万勿要扑上全副身价。勿了解个人讲上海人小气,其实上海人只是小心翼翼个过自家个小日脚。

所以讲,阿拉拉赞扬海派文化个高度跟深度个同时,请勿要忘记伊个“小”——精度。

依讲伊讲



亦君画

弄堂茄山河

捉蟹

文／黄顺福

阿拉爹爹饭碗头敲脱哉,拉市区无所事事,回到乡下,每日摸鱼捉蟹。勿晓得啥路道,伊勿欢喜吃蟹,捉蟹却特别扎劲,门槛贼精,花头百出,一趟浪捉二三十斤,闭仔眼睛也笃定马斯【nasy】。

从农历七八月到冬天,每到夜快点,伊左手夹仔竹竿、网兜,拿仔电筒,右手拎仔火油灯,我就跟牢伊,拎仔蟹篓去捉蟹。月光暗淡,夜风凉爽。伊拣一条宽而勿深个小河浜,拨开芦苇下水。水有点溲,伊撩水拍拍胸膛,适应水温,慢慢淌到河心,拿竹竿插拉河泥里,网兜大概两丈长四五尺宽,拉开绑拉竹竿浪。网正好拦牢河浜当中横里。伊爬上岸,湿嗒嗒个腿上像贴仔一张草叶,血沿草叶滴落下来。我伸手想帮伊拿脱,伊跳起来,朝腿上煞劲拍,草叶落下来垃地浪扭法扭法,原来一条吸血蚂蝗。伊打仔一个冷颤,披好外衣,摸出一小瓶烧酒,潮【mi】一口。

掰辰光,天暗哉,周围墨滕漆黑,脚边火油灯烁动昏黄个火苗。阿爸摸出几粒盐津豆,笃讪讪吃一粒,湃一口酒,塞拨我几粒,问:“儿子,天介黑,吓勿吓?”伊搭我讲犯人受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啥啥。伊讲,掰个生活吓人,只有像三伯伯掰能胆大个人蹬得下去,闲话里侬是赞扬搭眼热。有辰光,伊搭我讲鬼故事,吓得我直朝伊身浪钻。伊就讲:“诺,诺,男人

家胆小坍台,要学习?三伯。世界浪又既没鬼,怕啥!”三伯拉提篮桥当狱警,掰辰光还勿晓得伊已经参加地下党,伊介绍爹爹拉监狱里做仔半年,爹爹逃转来,对阿奶唠讲“吓煞哉,吓煞哉”。真勿晓得啥路道,伊自家胆小勿怕退招势,偏让我练胆大。一歇歇,伊跳起来一声低叫:“来哉。”快步跑到河里,拉起网兜,嘿,三只足足四五两重个大蟹,搭拉网浪,一动勿动。伊讲,蟹拉拉游动当中,碰着网,双螯死死箝住网线,拖上网来稳稳能着港。

有一趟,我听故事正拉拉汗毛竖起,辣陌生头脚边一阵轻微沙沙声,美女蛇来哉!我来煞勿及要逃。阿爸眼尖手快,一步上前摁牢爬走个物事,原来是从河里爬上来个一只大闸蟹。伊讲,夜里蟹看见灯光就像贪财乌龟看见钞票,急煞勿煞爬来送死。后来,阿爸拿灯摆拉河浜边,旁边挖一个洞。蟹朝灯光爬来,木噉噉勿看三四,跌进洞里,再也逃勿脱。大闸蟹笨得臭要死,有辰光,爹爹拿一根粗绳,拉火浪烤焦,卧拉浜里。笨蟹也会听伊话,箝牢绳子勿放,让爹爹拿老蟹拖上岸来。

我问阿奶,爹爹念啥往生咒?阿奶勿讲。我偷偷去听,原来伊拉咬牙切齿讲:看依横行,看依横行!乃末我晓得,伊胆子小,要伊儿子胆子大,到底为点啥。

家起码好用二三十年,保险勿会倒坍。正拉拉赵大吹牛吹得牵脚舞手个辰光,突然听见灶间里传出“轰——”个一声。原来是刚刚砌好个灶头倒了一地。主人家个儿子话:我想拿场心浪个台子搬到灶间里来,拉里晓得一勿小心台角碰到了灶头,只见灶山摇了几摇,就倒了下来。原来灶山是用单块砖侧立向上砌个,蛮有难度。凭赵大个手艺根本达勿到要求。伊信口开河话自家打灶本事大个话也根本靠勿住。

后来,崇明人就拿事体靠勿住、勿靠谱比作赵大砌个摇摇晃晃个灶——摇灶。

摇灶

文／柴煮熊

事唔【n】自己去做好了,做啥来寻我。乃末方圆一带伊个口碑一天世界。

有趟隔壁邻舍家要支一副灶。碍于情面,勿去请远处个,就近叫了赵大。掰个赵大一进门就夸口,讲自家个本事勿得了,支个灶烧起来省柴。邻舍为求伊好好做生活,跟着附和仔几声。赵大得意洋洋,就动手做起生活来。大半天下来,一副三眼头灶就完工了。邻舍拉拉厅堂里用好酒好菜招待伊。伊一边吃老酒一边吹起了牛,讲自家支个这副灶主人

扎劲

年轻一代个崇明人,大都勿晓得崇明闲话中“摇灶”一词是啥【读“哈”】个意思。即使老辈个崇明人,也老少有人用掰词个。其实,“摇灶”就是普通话中“靠不住”、“不靠谱”个意思。

相传还有迭能个故事:赵大是崇明东沙地区个泥水匠,勿要看伊手艺推板,自家倒很自以为是。假使有人对伊做个生活有意见,伊勿但勿听,还要嘲人家,讲有本

我小辰光哪能学上海闲话

文／潘庆云

老里八早

我养拉拉上海,今年69岁,爷娘侬是浙江人。十岁前头刚刚回到上海,上海闲话侬听得懂,勿过一句也讲勿来了。人家搭我讲闲话,我羞答答个,勿敢开口。辰光一长,有个人还当我是哑子。

我自家心里向也邪气勿开心。哪能办?我一定要拿上海闲话学好!拉拉学堂里,我用心听,学上海老师、上海小朋友讲闲话用个字眼搭仔声、韵、调。伊歇辰光学堂里功课勿多,下了课,我会一介头到人民公园、福州路、外滩去白相,看到路边有唱“小热昏”、测字、算命个,或者做小生意个人,觉得伊拉个上海闲话邪气好听,我也会静静交个听交关辰光。还有夜里向个叫卖声:“梔子花噢白兰花!”“檀香橄榄噢卖橄榄”。就迭能介,勿到半年辰光,我上海闲话就讲得蛮好了。同时,搭来自各省个小朋友接触,也学了勿少各地方言,像苏北闲话,山东闲话啥啥。学好上海闲话,自家有了信心,搭周围个关系也热络了,假使勿会讲闲话,肯定会影响交流,同学们也勿会选我当小干部。

上海闲话个“软”“快”“变”

文／曾声威

沪语趣谈

滑稽戏,曾经是上海人生活当中勿可或缺个生活乐趣,南腔北调,连我迭个新上海人也会去凑个热闹,听得多,对一口口有滋有味个上海腔调有了深刻个印象。

上海闲话第一个印象是“软”。上海所处江南地区,上千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温文尔雅个吴文化气质,掰种气质最直观个体现就是口耳相传个吴依软语。吴依软语,贵在一个“软”字。大多数人只能从抽象的感觉来表述,无法确切个讲出个中门道。拉我看来,语言本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所谓软硬之说,更多是个语言背后所蕴涵个历史文化,再配合语言使用群体的气质、谈吐、行为举止啥啥多方面特征,综合汇集而形成个一种地域文化意象。上海话个软,伊植根于吴地,脱胎于吴语,再加上其对各路外来语言个兼收并蓄,并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吴语地区个代表性语言之一。

上海闲话第二个印象是“快”。如果依走拉街头巷尾,听到两位上海阿姨兴奋个谈笑风生,掰感觉好像除夕夜里个炮仗声,又像是石头险滩处个激荡声,噼粒啪辣,韵律感十足。系统学习了上海话个语音知识,我对上海闲话有了清晰准确个认识。原来上海话大量保留了古汉语入声韵,该韵尾呈

现在阿拉迭个城市里,有交关交关新上海人,伊拉当中勿少人到上海辰光蛮长远了,还勿会讲上海闲话。当然,勿会讲上海闲话,只要讲普通话,也照样可以生活、工作,并既没特别个问题,存心要学上海闲话,只要认真听、认真学、多开口,勿要怕难为情,并既没哪能难。

从学上海闲话开始,我对学语言也发生了浓浓个兴趣。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推广普通话,我也学得老认真,埃个辰光打好了基础,对我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学术交流,后来当律师打官司法庭辩论,帮助邪气大。从初中到研究生时代,我还抓紧辰光先后学过英国闲话、俄罗斯闲话、日本闲话搭法国闲话,对我个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出境旅游带来了交关方便。不过,勿瞒依讲,我顶欢喜个是讲上海闲话,因为我辣辣迭个城市里头出生、长大、成才。再讲,从阿拉爷到我个孙囡一辈,阿拉四代人侬生活辣上海,上海闲话是阿拉四代人融入迭个城市、生活得有滋有味个有效工具告载体。所以,我也建议新上海人,勿妨侬学会讲上海闲话,依会得觉着老方便、老有劲、老开心个。

现为一种极其短促个喉塞音,讲闲话个人拉读到迭些入声字时侬是刚一发出,瞬间即收。另外,与普通话截然勿同个是,上海话中个单韵母发达,复合韵母较少,也起到了缩短语流,加快语速个作用。

上海闲话第三个印象是“变”。交关专家学者侬对上海话一百多年来创造并衍生出来个交关新闻词汇津津乐道,认为这是海派文化最生动个体现。我所提到个变,则是连交关上海人也既没体会到个特殊性。阿拉常常讲,一个人讲闲话个腔调老道地,或者比较洋泾浜,掰种感觉其实是来源于汉语当中最勿为人感知个声调系统。上海话个声调经历了百余年嬗变省并,只剩下五个调值,分别是阴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调。掰些声调并勿是一一对应于字词浪个,而是因地制宜,根据词形词义形成连续式个变调形式,拿上海话中独特个抑扬顿挫展露出来。

当然,上海闲话搭仔腔调,勿仅源自一口软糯明快个语言表达,更出自上海百余年来所传承个一种城市性格。勿管侬是否生于斯,长于斯,只要来到掰搭,依总会拨伊个魔力所吸引,勿自觉个沾染上一眼上海味道,到迭个辰光,连老上海人也会跟依发出由衷地赞叹:朋友,依老有腔调个,上海闲话讲得老赞个吗!